

《石頭記》古鈔本彙編

(清)曹雪芹著

俄羅斯聖彼得堡藏石頭記

①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俄羅斯聖彼得堡藏石頭記 (全五冊) / (清) 曹雪芹著.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5013-4889-3

I. ①俄… II. ①曹… III. ①章回小說—中國—清代
IV. ①I242. 4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 (2012) 第 254994 號

責任編輯 郭又陵 于浩 林榮

封面設計 王燕來

ISBN 978-7-5013-4889-3



9 787501 348893 >

書名 俄羅斯聖彼得堡藏石頭記 (全五冊)
著者 (清) 曹雪芹 著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

天津街7號) (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行 (010)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 (傳真) 66126156 (門市部)

E-mail bst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北京華藝齋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110

版次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5013-4889-3

定價 1500 圓

石頭記古鈔本彙編

丁巳年書



《俄羅斯聖彼得堡藏石頭記》原書尺寸16.5釐
米×25.5釐米，版心尺寸12.5釐米×17.0釐米。

《石頭記》古鈔本彙編》序

馮其庸

一九一一年，《石頭記》古鈔本戚蓼生序本由上海有正書局石印出版，這是《石頭記》古鈔本最早問世的一種。但當時研究《紅樓夢》的人似乎對戚序本的問世，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祇有魯迅先生在一九二〇年撰《中國小說史略》的時候，引文全用戚本的文字，而不用當時最流行的程偉元、高鹗以木活字排印的《紅樓夢》的文字，可見魯迅先生已經注意到《石頭記》古鈔本的重要價值。但魯迅先生的獨具隻眼，並未引起當時《紅樓夢》研究者的注意，學術界對戚本的反應也不大。相反，胡適在一九二一年撰寫《紅樓夢》考證（改定稿）時，還說「程本所改的似勝於戚本」，「故程本一出即成爲定本，其餘各鈔本多被淘汰了」〔1〕。

一九二七年，胡適意外地買到了《石頭記》甲戌本，到一九二八年二月胡適寫出《考證〈紅樓夢〉的新材料》。他在這篇文章裏說：「我們現在可以承認脂本是《紅樓夢》的最古本，是一部最近於原稿的本子。」

從這篇文章開始，《紅樓夢》的古鈔本脂硯齋評本纔開始引起研究者的重視。到一九三三年一

月，胡適又寫出《跋乾隆庚辰本〈脂硯齋重評石頭記〉鈔本》，指出「此本的底本出於戚本之前，除甲戌本外，此本在今日可算最古本了」^[10]。由於胡適連續兩次高度評價兩部《石頭記》古鈔本，於是人們纔知道在戚本和程本之外，還有《石頭記》的更古的原始鈔本在。從那時起，直到現在，《石頭記》（有的稱《紅樓夢》）的古鈔本不斷有所發現。現將先後發現的這些古鈔本列舉如下：

一、《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簡稱《甲戌本》，一九二七年發現，殘存十六回。一九四九年胡適帶到臺灣，後存美國康奈爾大學圖書館，今已為上海博物館收藏。）

二、《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簡稱《己卯本》，原為董康所藏，後歸陶洙，存三十八回。一九七五年，中國國家博物館發現三回又兩個半回的殘本，合計共存四十一回又兩個半回。後來陶洙又鈔配了一部分，今藏國家圖書館。）

三、《脂硯齋重評石頭記》。（簡稱《庚辰本》，八十回，其中六十四、六十七兩回是早期鈔配。原為徐星畧所藏，後歸燕京大學圖書館，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四、《戚蓼生序石頭記》。（簡稱《有正本》，八十回，一九一一年上海有正書局石印。近來發現《有正本》的原底本，存前四十回，藏上海圖書館。）

五、《戚蓼生序石頭記》。（簡稱《南圖本》，八十回，藏南京圖書館。）

六、蒙古王府本《石頭記》。（簡稱《蒙府本》，原八十回，鈔配成一百二十回。一九六〇年發現，藏國家圖書館。）

七、夢覺主人序《紅樓夢》。（簡稱《甲辰本》，八十回，一九五三年發現於山西，現藏國家圖

書館。

八、楊繼振藏本《紅樓夢》。（簡稱《楊藏本》，一百二十回。原題《紅樓夢稿本》，因此稱不確，而此書原為楊繼振藏，故用今稱。一九五九年發現，現藏中國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九、舒元焯序《紅樓夢》。（簡稱《舒序本》，殘存四十回，吳曉鈴原藏，今藏首都圖書館。朱南鈺有影鈔本，藏國家圖書館。）

十、鄭振鐸藏《紅樓夢》。（簡稱《鄭藏本》，存二十三、二十四兩回，鄭振鐸原藏，現藏國家圖書館。）

十一、俄藏本《石頭記》。（簡稱《俄藏本》，八十回，缺五、六兩回，實存七十八回，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藏。一九八四年中蘇兩國達成聯合出版協議，由中華書局於一九八六年出版。）

十二、卞藏本《紅樓夢》。（簡稱《卞藏本》，存前十回及三十三至八十回目錄。二〇〇六年在上海發現，原由劉文介藏，現歸卞亦文收藏。）

此外，尚有揚州靖應鵬藏本《石頭記》，可惜出而復失。故現在實際存在的就是以上十二種。

以上十二種《石頭記》或《紅樓夢》鈔本，均分藏各處，有的在私人手裏，有的在國外（如《俄藏本》），有的則分藏在各處的圖書館裏，甚至還有同一部書分藏在兩個圖書館的，讀者取閱極為不便。何況《石頭記》（《紅樓夢》）是我們國家的文化瑰寶，萬一再碰到一些意外，造成不可挽救的損失，那問題就更大了，揚州靖應鵬藏本的出而復失就是一個現實的教訓。爲了保護國寶，也爲了

讀者取閱研究方便，故由國家圖書館出版社發起，擬將以上各本依原樣彙編影印，經報新聞出版總署後，已將此項計劃列入國家「十一五」重點圖書出版規劃。

此次彙編原則，祇依原樣彙編影印原書，有關研究文字概不彙入。原本中有的已經前人將該書某些殘缺補鈔，為使讀者看到各書的今貌，所有前人的補鈔，一概依原樣收入，不加剔除。本編對以上各本也不作評價，因此項任務，是今後專家們長期研究的事情，本編祇提供各鈔本的真貌。

各本的序次，有紀年的如甲戌、己卯、庚辰等本，則各依年份序次，其中已無法考定具體年份的，祇好適當編次，故各本的序次，並不代表其重要性的程度。

總之，此《石頭記》古鈔本彙編，其任務就是真實客觀地影印原本，不附任何主觀意見，敬請讀者鑒察。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八日夜十二時

注釋：

〔一〕見《胡適紅樓夢研究論述全編》一百一十二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二〕同前注一百九十九頁。

〔三〕靖本問世後，未曾影印，故失落後便成消失，無法挽救。



序

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所長 波波娃

絕無誇張，俄藏鈔本《石頭記》的影印出版是百餘年俄羅斯和中國幾代學者收藏、管理、恢復、科研工作努力的結果。

這個珍貴的鈔本收藏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館藏NOVA，代碼B.107），是俄羅斯最燦爛的「珍珠」之一，亦是世界最具價值的東方民族手鈔本及書籍收藏之一。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存有超過十三萬五千存儲單元的六十五種現存及失傳東方語言的手鈔本藏品。

亞洲博物館為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的前身，成立於一八一八年。一八一八年十一月二十三（十一）日，聖彼得堡皇家科學院院長謝爾蓋·謝繆諾維奇·烏瓦羅夫（一七八六—一八五五）致信科學院理事會管理委員會，提交報告倡議《構建科學院藏珍館東方紀念章、手稿及書籍特別分部之必要性》^[1]。此舉符合那一時代以「古代」古跡研究為首要目標的人文科學任務。

亞洲博物館首任館長為著名東方學家、歷史學家、古錢學家赫里斯蒂安·丹尼洛維奇·弗恩（一七八二—一八五一）。依據俄羅斯東方學家及學術史學家А.С.克拉奇科夫斯基（一八八三—一

九五—)與B·B·巴托爾德(一八六九—一九三〇)的認定，諸多方面成就歸功於其為亞洲博物館二十年所付出的努力，其他歐洲東方學研究中心的建立耗時近二百年。一八一九年、一八二五年兩次接收「從法國駐阿勒頗領事、偉大哲學家讓·巴蒂斯特·路易·雅克·盧梭(一七八〇—一八三一)處獲取了超過五百件珍貴的阿拉伯繪畫手稿」的鈔本成為亞洲博物館創建的原因之一。整理該批收藏的工作立時推動了聖彼得堡阿拉伯語研究的發展，此後亞洲博物館的歷次藏品收穫都直接影響着俄羅斯東方學專業學科的發展。一八三六年及一八三八年，亞洲博物館收購了П·П·希林格·馮·康什塔德(一七八六—一八三七)持有的藏品，促進了藏文、蒙古文以及佛教研究的發展。十九世紀中葉，M·N·波羅塞(一八〇二—一八八〇)所從事的收藏活動，引發了格魯吉亞學與亞美尼亞學領域的突破，開創了世界上最大的高加索學及獨特的格魯吉亞館藏。

亞洲博物館作為俄羅斯政府及科學院主要的東方文化及傳統研究中心，十九世紀中葉，亞洲博物館成為儲存與研究東方鈔本並確保衆多鈔本完整、實用地用於學術研究的唯一國家中心。不止是聖彼得堡的學者、東方學家、從業者對鈔本進行查閱，事實上，按已有習慣，當時亞洲博物館也將相關鈔本資料寄給俄羅斯其他省份及國外進行科研工作。自成立之日起，亞洲博物館面臨的任務，絕非僅是歸檔與研究，同時需要積極從事教學活動，向公衆展示館藏藏品。科研志願者「無需任何手續」即可瞭解亞洲博物館展出的館藏珍品，東方學家可使用這些鈔本。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是亞洲博物館館藏補充的重要階段，這與中亞探險息息相關。得益於這

些探險隊帶回的材料，俄羅斯開始產生獨立的科學分支——敦煌學、西夏學、維吾爾學、突厥語盧恩字母碑銘學。成立於一八四五年的俄羅斯地理學會，成爲第一支前往烏蘇里江地區、蒙古及中國綜合探險隊的組織機構。探險隊旅行家、成員П·С·普熱瓦利斯基（一八三九—一八八八）、М·В·別夫佐夫（一八四三—一九〇二）、Л·И·波塔寧（一八三五—一九二〇）、В·И·羅波洛夫斯基（一八五六—一九一〇）開始關注古跡研究，進行考古發掘工作並從當地居民手中收購文獻及日常用品。

俄羅斯外交官爲俄羅斯東方文獻館藏的形成作出了重大貢獻。一八四四年，俄政府責成所有駐亞洲領事購買東方語言鈔本。這一規定一直嚴格執行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衆多收藏品於一八六三年從外交部亞洲司轉入亞洲博物館。大量各種語言的鈔本、書籍於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派駐遠東及中亞的外交官手中彙集到了亞洲博物館。

亞洲博物館系列成套的漢語鈔本及木版書收藏品的形成，主要得益於外交官及俄羅斯東正教駐北京傳教士團成員所進行的努力。一七三〇年，由勞倫茨郎格自中國運回的第一批書籍進入科學院圖書館。隨後，俄羅斯科學院的漢語及滿語書籍收藏得以穩步補充，主要是字典、儒家經典作品、歷史、地理、自然科學內容學術著作，以及耶穌會傳教士作品。應著重指出，在漢語文學文獻研究明確關注方面，對俄羅斯漢學發展早期的關注並未呈現出有針對性的收藏。然而，部分最重要的漢語小說很早就進入了俄羅斯收藏品的範疇。

俄羅斯科學院圖書館一七四一年三月二十四日由N·A·羅索欣編製的最早的漢語藏品目錄——《漢語書籍目錄》中，收錄有五十二本改編的漢、滿語《繡像水滸全傳》、《繡像西遊真詮》、《繡像宋精忠傳》、《繡像金瓶梅》^[1]。

一八三二年長篇小說《石頭記》鈔本由俄羅斯東正教傳教士團學員巴維爾·庫爾梁采夫運抵聖彼得堡，顯然，俄羅斯的這部《石頭記》是早期鈔本。確切地說，俄羅斯漢學家對中國文學的研究，始於對這一優秀著作的研究。一八三六年，從中國回國的傳教士團學員A·N·科萬科，以筆名「德明」出版了一些隨筆，名為《中國之旅》（刊登在一八四一—一八四三年《國家札記》雜誌）。他把《紅樓夢》第一章序言的俄語翻譯附在最後一部分，這是向歐洲公衆介紹中國文學傳世之作的第一次嘗試。

隨後，小說各個章節及片段的部分翻譯，常規性列入了俄羅斯漢學家在聖彼得堡大學的學習計劃。十九世紀傑出漢學家、院士B·I·瓦西里耶夫（一八一八—一九〇〇）一八八〇年首次出版了第一部中國文學通史——《中國文學史綱要》。此前，類似的完整綱要不僅在西方國家，就是在中國也沒有。將中國敘事散文列入本人著作綱要時，B·I·瓦西里耶夫特別強調，作為一部傑出作品，長篇小說《紅樓夢》完全可以與世界文學代表作相媲美。B·I·瓦西里耶夫還特地研究了該長篇小說的流傳史，弄到了一些舊書以及部分小說續集。B·I·瓦西里耶夫所有藏書現存於聖彼得堡國立大學東方學研究所圖書館。

顯然，俄羅斯對小說《紅樓夢》進行初級專業研究的學者是一九〇六至一九一七年任符拉迪沃斯托克東方學院主任的阿波利納里·瓦西里耶維奇·魯達科夫（一八七一—一九四九）教授，其著作主要致力於吉林省歷史與經濟，一八九九—一九〇一年義和團運動史研究。A. B. 魯達科夫畢生致力於《紅樓夢》的翻譯工作，希望出版有史以來這部傑出小說的首個譯本。令人惋惜的是，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A. B. 魯達科夫譯本被遺失。

一九三〇年，亞洲博物館改為蘇維埃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與東方書面遺產研究同時，新成立的研究所專門有一個研究團隊致力於亞洲歷史迫切問題研究，以及編訂東方語系的外文詞典和語言語法。一九五〇年，蘇維埃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移至莫斯科。在列寧格勒，於一九五六年改為列寧格勒東方學研究所分所，並於一九九一年改為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從而得以保留。二〇〇七年，在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的基礎上，東方文獻研究所成立。

一九五八年，B. A. 巴納修克（一九二四—一九九〇）完成的《紅樓夢》全俄譯本面世。B. A. 巴納修克是軍事外語學院教師，一九六四—一九八五年就任莫斯科蘇維埃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研究員。出版於一九五四年的中國史詩小說《三國演義》兩卷俄文譯本同是巴納修克的譯作。在歐洲國家，長篇小說《紅樓夢》的節譯本陸續出現。一八六八年，最初八個章節的包臘本在英國面世；一八八五年，G. 霍理斯翻譯的部分章節英文譯本面世。一九三二年，庫恩的德語翻譯本面世；一九三三年，徐頌年的法語節譯本面世。受B. A. 巴納修克俄文翻譯的影響，完整的英文翻譯

開始著手進行。前三卷最初八十章由D·霍克思一九七三至一九八〇年在英國翻譯。另外兩卷最後四十章，由「閔福德翻譯，一九八二、一九八六年面世。英語讀者因此也成爲傑出小說完整改編文本的持有者。

傑出的前蘇聯及俄羅斯漢語言學家H·H·孟列夫（一九二六—二〇〇五）及B·H·李福清（一九三二—二〇一一）完成了《紅樓夢》大部分研究成果。一九六四年二人發表了對該手鈔本《石頭記》的第一項研究成果^[10]。該成果引起中國學者關注，一九八四年，馮其庸、周汝昌、李佩教授訪問蘇聯，任務就是到列寧格勒考察這本鈔本。隨後，一九八六年，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與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共同籌劃，由中華書局出版了影印《石頭記》全六冊。列寧格勒（今聖彼得堡）聖彼得堡國立大學教授龐英致力於該手稿的研究工作。

H·H·孟列夫教授爲與B·H·李福清一同發現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時爲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收藏物中的稀世珍品《石頭記》鈔本而引以爲榮，並爲該鈔本的影印而欣喜，但他本人於二〇〇五年去世。二〇一二年十月三日去世的B·H·李福清教授亦未能看到該鈔本的再次影印，原定由李福清教授爲本次影印撰寫序言。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此次影印出版俄藏鈔本《石頭記》，首次爲讀者提供了這部《石頭記》珍貴鈔本的線裝彩色仿真影印版本，並同時推出了精裝本，這必將有助於推動對中國文學傑出長篇小說《紅樓夢》的進一步研究。

注釋：

- (一) 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聖彼得堡分館。分館四，目錄二（一八一八），存儲單元五十二。第十二至十三頁。
- (二) 俄羅斯科學院檔案館聖彼得堡分館。分館三，目錄一，存儲單元五十九，第二百零三至二百零八頁。
- (三) Меньшиков Л. Н. (孟列夫)，Рифтин Б. Л. (李福清)。Неизвестный список романа «Сон в красном тереме»《前所未聞的《紅樓夢》鈔本》// Народы Азии и Африки (《亞洲人民》)《亞非民族》，一九六四年第五期，第一百二十一至一百二十八頁。

列寧格勒藏鈔本《石頭記》的發現及其意義

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研究員 孟列夫

蘇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李福清

曹雪芹的《紅樓夢》在綿綿二百年裏，一直廣為流傳，對這部作品的研究已成爲一門專門的學問，其評論著述浩如烟海。在中國文學史上這種現象是絕無僅有的。曹雪芹的這幅卓越的現實主義畫卷，早爲俄國漢學家所重視，這就不足爲怪了。遠在十九世紀初葉，這部作品就引起了他們的關注。

《紅樓夢》鈔本傳入俄國的情況

一八二〇年俄國第十屆傳教團啟程前往北京，隨團前來的П·Е·季姆科夫斯基，係亞洲司官員，他受命在華購置書籍，供聖彼得堡公共圖書館和亞洲司圖書館，以及擬議中的「伊爾庫茨克亞洲語言學院」收藏。在所購的書中有兩部《紅樓夢》，一部是四函，價格昂貴，用了八兩白銀^①，爲亞洲司圖書館所用；另一部也是四函，比較便宜，只用了一兩五錢銀子^②，送到伊爾庫茨克。這兩部書

在《一八二一年在北京所購漢文、滿文書籍一覽表》中均有記載。其中第一部稱爲「描寫一個滿清豪門家族興衰的諷刺小說」，第二部則稱爲「愛情故事」(1)。

一八二一年，俄國傳教團抵達北京，團長名叫□·□·卡緬斯基，係俄國科學院通訊院士，早在一七九四年至一八〇七年間曾來過中國，他精通中文，收集過許多漢、滿文書籍。□·□·季姆科夫斯基不懂中文，於是就向這位專家求教。估計購買《紅樓夢》一書，可能是卡緬斯基所薦。在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圖書館收藏的《紅樓夢》老版本中，還有萃文書屋本，上面有卡緬斯基用十八世紀舊式筆法書寫的題詞：「道德批判小說，宮廷印刷館出的(2)，書名《紅樓夢》」。卡緬斯基在書中所作的眉批（主要是一些詞的俄譯）表明，他認真讀過這本書，書中還有其他人的一些批注，說明卡緬斯基給俄國其他傳教士讀過。估計保存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的《紅樓夢散套》，也屬卡緬斯基所收藏。書上有卡緬斯基的親筆題詞：「中國小說《紅樓夢》之歌曲——用中國音調譜成」。可以斷定，卡緬斯基得到的版本，以及季姆科夫斯基遵照他的建議所獲得的版本是俄國最早的《紅樓夢》版本，爲俄國圖書館《紅樓夢》一書的收藏奠定了基礎。

一八三〇年第十一屆俄國傳教團由彼聖得堡出發，前往北京。傳教團團員也對中國書籍頗有興趣，希望得到一些有價值的書。

這一屆俄國傳教團裏有四名學生，其中兩名對《紅樓夢》很有興趣，他們是А·И·科萬科和□·庫爾梁德采夫。

А·И·科萬科（生於一八〇八年）是一名礦業工程師，他訪華的目的是研究中國的地質，進行

「地磁觀測」。爲了從事這項工作，首先必須掌握漢語。他在後來寫道：「需要儘快學會口語，但又無法經常同中國人接觸，爲了學習漢語，我開始讀《紅樓夢》，這本書是用地道的口語寫成，因此正合我意。」^[註] A·И·科萬科的選擇最正確不過了。《紅樓夢》的語言的確優美生動。A·И·科萬科還認爲這部作品淋漓盡致地描寫了那個時代的日常生活，稱得起是一部中國人生活的百科全書。他在給礦業工程師總部主任的報告中寫道：

我關心主要的課題（指礦業、農業和手工業——引者），但對中國人的風俗習慣也頗感興趣，爲了更多了解這方面情況，我讀了長篇小說《紅樓夢》。中國人的家庭生活、喜慶節日、婚喪嫁娶、消遣娛樂，官吏的舞弊，奴婢的機詐，中國人（按：應指中國當時的貴族官僚——引者）的貪婪和淫佚，還有母親迎接做了皇帝妃子的女兒的時候的那種排場，——這一切書中都有惟妙惟肖的描述。迎女兒的儀式實在滑稽。爲了迎女兒回娘家過幾個小時，竟然要築起亭臺樓閣，還要引來潺潺流水。總之，奢華之物，應有盡有。母親要跪下迎接女兒，還要在一間專門屋子裏給女兒叩頭。女兒只有步入母親的內室，纔能像一般女孩子見了親生母親那樣給母親叩頭。父親要給女兒鞠躬行禮，但不能看女兒一眼，因爲他只能在房間的簾外給女兒鞠躬。

如果把這本書譯成俄文，那麼，那些想了解中國人習俗或希望學習漢語的人將受益

可惜，他的建議沒有得到任何反響。儘管如此，B·N·科萬科仍盡其所能向俄國讀者介紹了小說的某些篇章。一八三六年，他從中國回國後，以「德明」為中文筆名，以「中國之行」為總題，連續寫了十篇隨筆，刊登在一八四一—一八四三年間俄國一家主要雜誌「祖國紀事」上。文章得到了B·I·別林斯基的贊賞^(七)。第十篇隨筆是介紹中國教育和科舉情況的，科萬科把他自譯的《紅樓夢》第一章頭半部分附在了第九篇隨筆之後^(八)。

在一八三〇年末來北京的第十一屆俄國傳教團裏，對《紅樓夢》感興趣的非止一個科萬科，他同來的伙伴中有個叫П·庫爾梁德采夫的學生也從中國帶回一本八十回的《紅樓夢》鈔本，這本罕見的鈔本目前收藏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九)。

蘇中兩國學者根據雙方達成的協議合作影印的正是這部難得的鈔本。

俄國和蘇聯漢學家對《紅樓夢》的興趣和研究

據我們統計，在蘇聯圖書館中，保存了六十多種刻本《紅樓夢》及其續集和以《紅樓夢》為題材的作品的老版本，有十個本子是萃文書屋的稀有本子，其中有一部分與一粟等人在《紅樓夢書錄》裏介紹的不全一致。有的本子上還有眉批和夾批，由於篇幅有限，這裏不一一敘述。由此可見，蘇聯藏的《紅樓夢》的各種木刻本，大大超過了除中國以外的其他各國的收藏。

中國文學傑作《紅樓夢》一直是後來傳教團和外交使團裏的俄國漢學家閱讀的對象。一八四〇

年曾隨第十二屆俄國傳教團來到中國十年的B·H·瓦西里耶夫（一八一八—一九〇〇）後來在《論聖彼得堡大學的東方藏書》一文中寫道：「《金瓶梅》通常被譽為（中國）小說的代表作，其實《紅樓夢》更高一籌，這本書語言生動活潑，情節引人入勝。坦率地說，在歐洲很難找到一本書能與之媲美。據說，這部小說是在一個王府裏寫成的，小說出版之前，其鈔本售價十分可觀。」^[7]這位著名的俄國漢學家贊揚這部作品語言優美，稱它是中國小說之最。在一八八〇年出版的世界第一部《中國文學史概論》中，他也介紹了《紅樓夢》，並同樣贊揚這部佳作。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以後，一九一九年，當蘇聯還遭受着饑荒和破壞的艱苦日子裏，彼得格勒城出版了《世界文學出版社書目·東方文學部分》一書，書中一一列舉了值得譯成俄文的優秀作品，其中有《三國志演義》、《紅樓夢》、《聊齋志異》、《西廂記》等。《紅樓夢》的俄文譯本是一九五八年纔問世的，由莫斯科國家文學出版社出版，共兩集，譯者是B·A·巴納修克，他在翻譯中國古典小說方面有相當的經驗，《紅樓夢》裏大量的詩文則是由H·E·孟列夫譯成俄文的。《紅樓夢》的俄文譯本，是此書的歐洲語言本中第一個最完整的譯本。著名的中國文學專家、蘇聯科學院通訊院士H·H·費德林為該書寫了敘言。他闡述了《紅樓夢》在中國文學名著中的地位，介紹了曹雪芹的生平。他說，雖然《紅樓夢》貫穿着佛教和道教的思想，但是作為一位偉大的藝術家，作者始終忠於生活真實，用現實主義的手法塑造了主要人物形象。

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起，《紅樓夢》可以說是許多蘇聯漢學家研究的對象。為紀念曹雪芹逝世二百週年，《外國文學》雜誌一九六四年刊登了著名中國文學研究家H·O·艾德林的文章，題為《偉大

的現實主義者曹雪芹^{〔十一〕}。艾德林的論述很深刻，他認為「沒有一部文學作品和歷史著作，能像《紅樓夢》那樣鮮明地揭示行將滅亡的中國封建社會的全部特點和流弊」。作者得出結論說：「曹雪芹的書告訴我們，即使一對互相愛戀的青年男女得以結合，也未必能得到幸福。在這個生育他們的腐朽、自私、貪婪的世界裏，他們是無能為力的，是孤立無援的。」

同年，李福清與孟列夫寫了題為《前所未聞的〈紅樓夢〉鈔本》一文，這篇文章第一次介紹了□·庫爾梁德采夫帶回的小說手鈔本，並對蘇聯圖書館收藏的這部作品的一些舊版本作了簡要的介紹^{〔十二〕}。

不久，O·T·菲什曼在《中國諷刺小說》一書中，對《紅樓夢》進行了評述。作者認為《紅樓夢》是一本具有啟蒙主義的生活題材的小說，在這裏，對封建制度的批判是同傷感地維護人的感情、維護擺脫了家庭和社會束縛的人的感情結合在一起的^{〔十三〕}。她還說，小說的主人公是「一些活生生的人，他們具有複雜的心理世界，有各自獨具的特點」，但同時又是具有概括意義的典型。作者指出，「曹雪芹登上了心理描寫的真正高峰」。

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O·N·林林開始專門從事《紅樓夢》的研究工作。她於一九七二年完成了候補博士論文《曹雪芹小說〈紅樓夢〉的新主人公》，根據論文的材料，她為莫斯科大學亞非學院學習中文的學生編寫了專門教程——《曹雪芹和他的小說〈紅樓夢〉》，一九七二年由莫斯科大學出版。O·N·林林稱小說主人公賈寶玉是一位與尊孔社會的固有觀念相抵觸的嶄新的正面人物。小說有意把賈玉父親和寶玉的性格對立起來，寶玉對內心世界自由的追求經常衝擊着父親

的宗法道德觀念。林林認爲「小說女主人公之間的衝突以寶釵勝利、黛玉失敗而告終。但是寶釵的勝利不啻是失敗，而黛玉的失敗是永恆的勝利」^{〔十四〕}。蘇聯研究人員是從許多不同的方面研究《紅樓夢》的。應該特別一提的是漢學家兼畫家П·斯喬夫介紹《紅樓夢》裏的服飾和人名的象徵意義，這是一部內容新穎的著作。П·斯喬夫一生研究中國服裝史，他認爲《紅樓夢》人物的服裝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服飾猶如一幅圖畫，反映一個人的本質和他經歷的世海滄桑。

列寧格勒艾爾米塔什（冬宮）博物館的П·П·阿拉波娃則寫過一篇題爲《曹雪芹的〈紅樓夢〉是研究十八世紀中國瓷器使用的依據》^{〔十五〕}，這篇文章，與上述斯喬夫的著作一樣，是從文物的角度來研究《紅樓夢》的。

蘇聯在收藏和研究《紅樓夢》方面，還有許多值得介紹的情況，限於篇幅，不能盡述。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俄國和蘇聯漢學家在研究曹雪芹這部傑作方面，已進行了一定的工作，目前還面臨着更多的工作，包括蘇聯收藏的這部小說的早期版本的考證和對《紅樓夢》綜合全面的專題研究。我們認爲要完成這些任務，需要蘇聯、中國紅學家的合作，這方面的工作，實際上業已開始。蘇、中聯合影印一八三二年П·庫爾梁德采夫帶到俄國的《石頭記》鈔本就是一個例子。

列寧格勒藏鈔本《石頭記》的概述

現在出版的這個列寧格勒藏鈔本《石頭記》是第一次影印問世，這個鈔本保存在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一九二九年前名「亞洲博物館」）鈔本部，（「中國鈔本和刻本新收藏」號

碼B.107)。這是中國以外發現的唯一的《石頭記》鈔本。

鈔本沒有總題，但幾乎每回都有兩個標題，先是書名，後是本回回目。大部分章回的書名是《石頭記》，在第九、十六、十九、三十九、四十這五回中沒有寫書名，只有回數。在第十回作《紅樓夢》。另外，在六十三、六十四、七十二這三回回首寫的是《石頭記》，回末又加寫了「《紅樓夢》卷六三回終」等等字樣，據此，可知這個鈔本的底本是作者生前流傳的本子，是屬於早期的鈔本。

此鈔本共三十五冊，八十回。在第二冊和第三冊之間缺了一冊，該冊包括第五、六兩回。因此，原先的鈔本應是三十六冊。在第一冊封面的左上角貼着標籤，上面有「第一一櫃，第一架，第一八號」褪色墨水字跡，同時還有B·M·阿列克塞耶夫用鉛筆寫的早期筆跡「中（國）鈔（本）」，還有用淡墨水寫的「B.225」，「一九三七，第一四七號」的字跡（後又被劃掉）。此處和下面用淡紫墨水寫的簽名是二十至三十年代鈔本收藏工作人員、漢學家A·A·弗魯格所寫。標籤左上角還有一個現代使用的圖書號碼「B.107」。除此之外，右邊寫着用黑鉛筆劃掉的模糊不清的像是「僧院」的一個俄文詞。在右下角還有一個標籤寫着模糊不清的符號和圖書號碼「JL.163」，這是B·M·阿列克塞耶夫用鉛筆寫的早期筆跡，在下面的邊上有褪色墨水寫的「第一三號」。封面的背面有兩個筆跡笨拙的漢字「洪」（顯然是庫爾梁德采夫的「中國姓」）。

在最後一冊封底也有第一冊中所標明的書櫃、架號和編號，也有用鉛筆寫的「中」、「抄」等字，在中間還有褪色墨水寫着「ce, XII, No.13」和「B.138」清冊編號四一九。第十七冊和第二

十四冊上都有帶有編號B. 107的標籤。

每冊還打上了「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一九五三年清冊，編號一四一」的印章^(十)。從第二十一冊開始每冊封面上有B. M. 阿列克塞耶夫用鉛筆寫的手跡：JI. 130。

根據這些簽字可以確定鈔本的下列歷史事實：此鈔本顯然是П. 庫爾梁德采夫於一八三〇—一八三二年間在北京獲得的，保存於北京傳教團或為庫爾梁德采夫個人所藏，鈔本的編目是十二類中第一三號，也很可能是俄國科學院圖書館早期分類。在二十世紀十至二十年代，這一鈔本纔為亞洲博物館中國資料收藏工作人員B. M. 阿列克塞耶夫（後來的院士）見到，他在鈔本上作了些鉛筆標記，寫上了他編的藏書號（JI. 163，JI. 130）。一九三七年，在清點鈔本總數時，一位新的收藏工作人員N. K. 弗魯格對鈔本又編了一四七號和圖書編號B. 225和B. 183。根據編號和前後鈔本號碼的不同，可以斷定，最初這些冊子是分散保存的。一九五三年重新清點時（由M. H. 伏爾柯娃主持）鈔本編成一四一號和圖書編目B. 107，遺憾的是我們沒有能發現一九三七年清點的冊子（只是在一九五三年清冊中提到過），因此鈔本怎樣從北京得到，後來又如何落入亞洲博物館的，目前尚不清楚。

列藏本每冊都是中國方式裝訂，線裝書角都用灰色綢布包角，每冊的封面和封底都用結實的棕黃色的紙，內襯一張薄的帶格紙。每冊上用黑墨水在脊背標上每冊的回數。鈔本的開本為15.5釐米×25.5釐米，每葉（半面紙）八行。在一至四十回、四十六至四十八回、五十二至五十六回、五十八至六十一回中，每行十六字。在四十一至四十五回、四十九至五十一回、五十七回、六十一至七十九回中，每行是二十個字。版心尺寸是12.5釐米×17.0釐米。看來，每行按二十個字抄寫的章

回，其抄寫人可能是力圖爲將來出版使用纔這樣抄寫的。但主要抄寫人（下面用字母A來代表），却並不嚴格地遵守這一規格，他抄寫的一些行，字數從十八至二十四個不等，但看他抄的章回裏平均還是每行二十個字。

鈔本以清高宗乾隆的《御製詩》第四、五集爲襯紙，《御製詩》每葉九行，每行十七字。在重裝時，《御製詩》的兩頭已被切去了部分。《御製詩》是「內府刊」本，通常是用中國桑皮製造的白而軟的紙印刷的，而這個《御製詩》則是用的與列藏本同樣的竹紙。鈔本每冊平均五十葉，第五、六回的一冊已丟失，冊子的編號是用的阿拉伯字母，而不是中國數字，顯然是歐洲人（俄國人）寫的而不是中國人寫的，第二十三冊第五回末尾的結語已失。第二十九冊第六十五回只有本回開頭的一至三葉，其餘部分被錯裝入第三十冊和三十一冊，因此，第六十五回的第四至十七前半葉訂入了第六十七回第九葉的後面，而第十七後半葉則被訂入第六十八回第十二至十三葉之間，第七十七回中第二十五葉反面已失。第七十九回則實際上包括了第八十回，即鈔本中此兩回未分開。

三十五冊共一千七百五十二葉，而失落的（不算丟失的第五、六回）只是兩個半葉，即第五十回和第七十七回回末的半葉。

可以認爲，鈔本是先抄好，然後用《御製詩》作襯紙，裝訂成冊後再切齊的。根據是：

一、有許多回的回首和回末還留有貼上去的小紙籤，上面寫着「石頭……回」，「下回……」。這些標籤只有在一葉葉抄好後，開初放成一堆，而這一堆裏是按插入的紙籤分回，或是原先裝訂的鈔本已破舊，需要重裝時纔用得着這樣。

二、有些葉的上面有符號標明葉碼亂了。如第三十二回第八葉後半寫着「下文錯，該在四篇後」，在第九葉前半又寫着「此篇在四篇前」；在第十二葉反面寫着「下文在前八篇」，在第十三頁前半又寫着「此篇在八篇之後」。但在裝訂好的冊子裏却没有這些葉碼打亂的情況。所以這個本子是一個重訂本，初訂時邊上標出的錯在這裏都已得到糾正。但並不是每一處都糾正了。如第四十八回第二、三葉位置顛倒，但並沒有標記，所以錯誤並沒有被發現，在重訂時仍然留下來了。

三、還有一個事實能說明這是一個重訂本，即第六十五回分散裝在三冊裏，很難設想在最初裝訂時會出現這種錯誤。

四、鈔本中，特別是開頭的一些冊子，許多葉紙版心揉得破舊不堪（這點正說明許多人讀過此書），尤其是前面一些冊子中批語甚多，為表示欣賞又打了許多密點的書葉（第十四回後就沒有這種標點了）就揉得更破舊不堪。破舊的紙葉粘貼在襯紙上，但襯紙並未揉壞，這說明鈔本和襯紙不是同一次裝訂的。

五、許多眉批從上面大約切掉了半個漢字，切掉的最明顯的痕跡可以從第二十五回和第二十九回的眉批中看到。眉批寫在最初裝訂的鈔本上，後來重裝時，鈔本的紙邊不齊，需要上下切齊，就發生了以上現象。

六、還有一點可以證明是重裝的，即有些紙葉現在的裝訂線與舊裝訂線痕跡不合。如第三十八回第七、九葉，舊裝訂線在另一處，因為這些葉的背面還保留着舊裝訂線的痕跡，同時這條線上下有開初裝訂時的線眼。

以上所述，可以令人信服地證明，這個本子是經過兩次裝訂的，在重裝時以《御製詩》的紙當襯紙。《御製詩》和鈔本用的紙是一樣的。鈔本的年代大約可以確定不會晚於十八世紀七十年代中期。

鈔本是由幾種不同的筆跡寫成的，筆跡有以下幾種：

A、筆法剛勁的自由楷書，常常變為行書。這是鈔本的主要筆跡。由此人寫的是一至四、七、八、十一至十五、十七、十八、二十三、二十五至二十八、三十五至三十八、四十一至四十五、四十七至五十一、五十七、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九、七十、七十五至七十八等回（其中七十七回第十三葉和七十八回第二十五葉、二十七葉前半不是他寫的）。

B、筆法平穩勻稱的楷體。在第九、十、十六、十九（除一至二葉以外）、二十二、二十九、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九、四十、五十二至五十四、五十八等回。

C、同前者相似的楷體，但較瘦小，字跡略長。在第二十、二十一、二十四、三十、三十三（第一至六葉前半）、五十六（第一至十五葉）、五十九至六十三、六十七、七十一、七十四、七十九（第七葉後半第二至八行是另一種很纖細的筆跡）等回。這三位抄寫者抄寫了全書的絕大部分，以下抄寫者的筆跡也偶爾見到，只是在個別場合使用。

D、纖細清秀的楷體，字跡瘦長，橫筆傾斜。在第三十三回（第六葉後半至十六葉）、四十六、五十五（第一葉）、五十六（第十六至二十八葉）、六十八、七十三等回。

E、筆畫很粗的楷體（使人覺得好像用木筆寫的）。在第三十四回（一至二葉前半）、五十五回（二至二十六葉）、六十四、七十二等回。（儘管抄寫者並没用木筆寫，這僅是字體的特徵。）

F、筆畫稍粗的楷體（同樣使人覺得是用木筆寫的），在第三十四回第二葉後半至二十四葉。

G、有力的行書。第十九回第一至二葉。

H、相似於A的筆跡，但寫得較整齊。在第七十七回第十三葉，第七十八回第二十五葉。

我們在一九六四年的第一篇文章裏分出四種筆跡，現更仔細地觀察鈔本，又分出四種筆跡，但這後四種筆跡在鈔本中使用較少，一般用於補充遺失之處。

抄寫人A最純熟，他沒有抄寫人B那種使用簡筆字抄寫的習慣，但B特別小心拘謹地抄寫，又可以看出他的書法不太老練。其他抄寫人大部分使用不標準的手抄體，其中包括人名，如「宛央、代玉、宝玉、寶釵」，當時抄寫人A和B寫的是「鴛鴦」「黛玉」「寶玉」「寶釵」。當然，這些抄寫人（除A和B寫以外）也常用其他的通用字體如「迺、咲、咲、園、个」來代替「過、笑、園、個」等字。鈔本的部分作了大量改正，改正之處形式不一，最常見的是兩種：第一種，漏掉的字補寫在右側，並帶上括號，然後指明補的位置。在第七回第一葉後半第六行和第十四回第三葉前半第二行，這兩處缺字用朱筆補寫的；第二種，是先劃去錯字，然後改寫在右側，很少改在原来的字上面的，有時抄寫人及時發現了錯誤，就劃掉了錯字，寫上正確的字，有時也可能是劃掉了整行字改的。經常還用S形的符號來糾正寫顛倒了的兩個字，表示要互換位置。另有一種情況是，一行或幾行字（如第三十四回第十五葉前半六至七行）打上了「」記號，這表明必須刪去的文字。有時改正注在頁邊（如第四十四回十三葉前半第六行；第四十四回第八葉前半第七行）。也有由於音近而誤，改正者就把沒寫全的筆畫補上去，如「到」改爲「倒」，「丸」改爲「斂」，「免」改爲「勉」，「細到」改爲「細緻」等等。

另一種特殊情況是抄錯處用紙條粘蓋上，並寫上正確的文字。改錯的其他各種形式在影印本上都可以看清楚，唯獨粘貼後改正的地方和粘貼後未改正的地方，原來的文字看不清楚，因此，我們在這裏全部列舉出我們看清的被粘貼的字。第二回第五葉後半第八行粘掉「御史」，上面什麼也沒有寫，按正文應是「鹽御」；第十四葉前半第二行粘改為「百」字，第七行「罕」粘改為「突」；第三回第二十二葉後半第六行「偏僻」；第十六回第十葉反面第三至四行「鳳姐忙//讓吃酒令其」；第十七回第十五葉前半第四行「香欄」；第十九回第十三頁前半第七行「何處吃飯多早晚回來又代」；第十七葉前半第三至四行「多給你母//親些銀子他也」（前四個字原文是「我一心只」），第五行「好說又多」（粘掉了「說一個錢」）；第二十回第四葉前半第二行「熱」；第二十二回第一葉前半第四行「鳳姐說二十一日」；第二十四回第二十四葉後半第六行「問道」；第三十回第一葉前半第五行「又無」；第七葉前半第二行「睨」（在「縫兒」兩字之後）；第三十一回第三葉前半第八行「歡」；第八葉後半第二行「說着不覺滴下淚來襲」；第三十九回第十四葉前半第三行「去洗了澡自己排了兩件」；第四十六回第十二葉前半第六行「說說說已經給了璉二爺了大老爺就不好」；第五十三回第十九葉前半第三行「西邊合面設列着」；第五十五回第七葉前半第六行「百兩」；第十一葉前半第八行「聽說方」；第二十葉前半第七行第二十葉後半第一行「議論說大//家省事罷另要有沒良心的主意吳大//娘」；第五十六回第二十四葉前半第八行至第二十四葉後半第一行「賈母之後//至」；第五十八回第三葉前半第一行「雖」；第六十回第五葉後半第三行「好」（粘改的只是字的左半邊）；第六十一回第七葉後半第七至八行「我和他說句話小燕俏皮笑道太急了橫豎等來日//就來了只」；第六十三回第二十

三葉前半第一行「且說尤氏令賈瑞等接賈母王夫人賈珍等」；第六十七回第十四葉後半第四行「混過去
了妹妹別」；第八行「呢認真的果有鬼你」；第二十三葉正面第二行「忙笑道」；第二十四葉前半第七
行「叫」；第二十五葉後半第七行「且」；第二十六葉前半第七行「越氣」、「娶」；第二十六葉後半
一行「兒」；第二行「道你二爺在」；第六十八回第十二葉前半第五行「賈」；第六行「下」；第十六
葉前半第六行「跪」（貼改的只是右半邊的字）；第七十一回第十四葉前半第三行「漸」；第七十二回
第十葉後半第一行「是姊」；第七十六回第十八葉後半第一行「濃苔更滑霜重竹難捫」。

從鈔本中改錯的數量大致可以看出抄寫人的水平。現據筆跡，將改動情況列表如下（表內除去
抄寫人F、G、H，因他們抄得極少）：

抄寫人	抄寫 回數	改動的 總數	每回改動 的平均數	每回改動 的最低數	每回改動 的最高數
A	四〇	八四二	二四	一（第二三回）	六〇（第五一回）
B	一四	六〇一	四三	三（第一六回）	一〇三（第五八回）
C	一四	一三三八	九〇	三（第二〇回）	二六〇（第六三回）
D	六	四五二	八五	一一（第三三回）	一五七（第四六回）
E	三	二七三	九一	八三（第六四回）	九九（第七二回）

我們認爲抄寫人A抄得最好，其次是B，再次是D，這種情況，只要看一看上面這個表就很清楚了。

鈔本的另一種情況，是把不少簡筆字或俗字、錯別字改成繁體字或正確的字，如第五十七回中「云」改爲「雲」，「国」改作「國」，「画」改作「畫」，「听」改作「聽」，「处」改作「處」等等，例子太多，不再一一列舉。

鈔本還有一種情況，是在第三十二、五十七至六十、六十六、六十七、七十、七十六至七十九（此回包括八十回）等回裏大約每隔一葉便可有規律地發現在正文旁有直角「」的記號，葉的上邊經常還帶一細線條。這些記號與正文無關，因爲記號常打在句子中間，打在一個詞的兩個字中間，甚至打在一個名字的中間，這些記號每隔二十字×十六行後就有，這說明它表示了下次抄寫的開頭。這就如該鈔本中那樣，一葉十六行（一面八行），每行二十字。這正好說明開始的格式一行是十六字，後來抄寫人按照格式一行接近二十字。這第二個證據說明鈔本是第二次抄寫，很可能是準備刻字出版的。也許，還有一種改動形式可以證明這點。大家知道，中國小說在分回時，每回的結束語一般都是「且聽（看）下回……」。鈔本中某些改動證明，小說作者把這些句子看作是小說回末結尾的老程式。第二十一回第十九葉前半結束語爲「商量何事且聽下回」，最後一字「回」改爲「冊」，因而這句話就成爲「商量何事且聽下冊」。像這樣把「下回」改成「下冊」的，還有好多回，另外還有好多回的結尾，是把「且聽」改爲「且看」。這種改動，證明了作者在選擇是否保留傳統的說書的形式來劃分章回，或是採取一種新的形式，這裏作者已經不掩飾他是在寫書，而不是講故事，這書將按章回、冊子來劃分，因此，作者面對的已不是聽衆而是讀者。作者的這些意圖表現在第五十四回結束語

「再看下回分解」和第六十二回「且聽下冊分解」中，這裏已不是改過來的字，而是直接寫「看」和「冊」了。這種改動雖然只反映在部分章回裏，但不管怎麼說，沒有任何一個鈔本，也沒有任何一種版本曾出現過這一特徵。

還有一組改動能確定鈔本的某些重要方面，如第五十一回中經常把「只」字改作「這」，在第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六回也有這種改動。在第五十六、五十七回中又見把「這」改作「只」，在第五十五回中又見到把「這」改作「至」。同時這種改動在不同的抄寫人中都有（如抄寫人A、B、C、E都有），因此我們發覺以上四位抄寫人在發音上有混淆現象。北方方言中「至」、「只」與「這」的發音不一樣，這就引起了上面這種改動。這種混淆祇能發生在抄寫人用方言時分不清「至」、「只」和「這」的發音。而適應《紅樓夢》（《石頭記》）各種鈔本的方言，最可能的是揚州方言^{〔十七〕}。這就證明這個鈔本可能是在揚州抄的（至少大部分），也可能是全部在揚州抄的，也就是十八世紀中葉曹雪芹家居住過的地方。

還應該指出，列藏本第六十七回第九至十五葉，有過於冗長的描寫（比其他鈔本中的文字約長四倍），寶玉爲了使黛玉高興，急於把家鄉帶來的土物送給病中的黛玉，以及襲人與王鳳姐會見時的一段談話，在所有其他鈔本中要短得多^{〔十八〕}。在初讀這個鈔本時，我們就注意到了某些重要的異文。根據這些異文就能確定這一鈔本在現有鈔本中的地位。

列藏本批語的情況，也值得注意。據目前紅學研究的成果，這種附有脂硯齋批語的鈔本，其所以據底本，都是屬於早期脂硯齋評本。在列藏本上的批語，據初步統計，計有總批五條、眉批一百十

七條、雙行批一百零八條、夾批七十條，另外還有誤入正文的批語六條，鈔本上已用墨線框出，並在右邊行間加一「注」字。以上總計共三百零六條。在這三百零六條批語中，有一部分是屬於脂硯齋批，還有一部分是後人的批，這需要作進一步的研究。但列藏本附有相當多的脂批，這就確切地證明了它的底本是屬於《石頭記》早期的脂硯齋評本。

列寧格勒藏鈔本《石頭記》的發現及其研究

從列藏本的題記中可以看出，它在亞洲博物館，即東方學研究所鈔本部經歷了三次清點，它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並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直到一九六二年B. I. 李福清調查小說俗文學各種不同藏本之時，纔注意到了《石頭記》這個鈔本，從它的完整性來看，並不亞於有名的一七六〇年本（《庚辰本》）^{〔十九〕}。李福清與孟列夫不久就公佈了這一發現^{〔二十〕}，很快就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並得到研究中國文學的著名日本漢學家小川環樹的響應^{〔二十一〕}，而後，小野理子又用日文全文譯出^{〔二十二〕}。此文後為中國學者所知，一九七三年，中國文化大學教授潘重規來列寧格勒見到了這一鈔本，他發表了幾篇文章，部分文章中引用了李、孟二氏一九六四年報道中某些章節的譯文^{〔二十三〕}，同時，根據潘重規教授提供的材料，陳慶浩又增補了他寫的《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並撰寫了對列藏本研究的專論^{〔二十四〕}。

最近十年，列寧格勒大學東方系副教授龐英，從事列藏本校勘的工作。他研究的一些成果，已在蘇聯學術期刊和中國期刊上發表^{〔二十五〕}。

一九八四年，在北京出版了《紅學世界》^{二十六}，其中除收入上面提到的潘重規的研究論文外，全文翻譯了孟列夫和李福清的文章，同時也收入了龐英的兩篇文章，對鈔本的詳細評論，還有陳慶浩的文章。可見，列藏本從發現到一九八五年這二十年中，有好幾位學者關於這一鈔本發表了多篇學術論文，這事實本身就說明了它的價值。根據以上所有的研究文章，可以肯定列藏本是一個極為重要的鈔本。

根據近二十年來紅學界對這個鈔本的研究和我們自己對它的研究，我們的結論是：

一、列藏本《石頭記》是早期印刷前校閱過的最完整的一個本子。

二、列藏本按它的正文看，是接近曹雪芹生前抄寫的一七五九年（《己卯本》）和一七六〇年（《庚辰本》）的早期重要脂評本。但此鈔本的正文中又有許多特點，因此，又可能把它歸入單獨的一個系統，這一系統的其他鈔本目前尚不清楚。

三、據鈔本的批語和許多章回裏的符號和改動的特點，使我們有理由認為這一鈔本是準備去付印的。這一鈔本有可能又被人作為底本據以抄錄過。這次在蘇聯和中國紅學家共同努力下合作出版的列藏本《石頭記》影印本，將為研究世界文學寶庫中最偉大的作品之一——《紅樓夢》的創作歷史提供新的尚未公佈過的材料。對它作進一步的詳細的闡述，將有助於補充和改正我們在本文中所得的初步的結論。

（松厓譯）

注釋：

〔一〕據B·B·季姆科夫斯基估計，按當時價格相當於六十四個銀盧布。

〔二〕相當於俄國十二盧布。

〔三〕見B·B·季姆科夫斯基所著《一八二〇年和一八二一年經蒙古前往中國旅行記》。彼得堡，一八二四年，第二部，附錄三百九十至三百九十四頁。

〔四〕一般認為萃文書屋係蘇州印刷館在北京的分館，情況不詳。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卡緬斯基是一七九四年抵達北京的，即小說初版後的三年，看來，那時萃文書屋尚在。

〔五〕A·N·科萬科一八三六年三月十五日給第十一屆傳教團宗務會奏呈——藏中央國立歷史檔案館，全宗四四，分類一，一八三六年第六七號第四頁。

〔六〕中央國立歷史檔案館，全宗四四，分類一，一八三六年，第六七號。

〔七〕詳見：B·B·博格拉德，B·N·李福清《俄國漢學家德明，他的〈中國之行〉和〈紅樓夢〉部分譯文》。載《亞非人民》，一九八三年第六期，第七十八至八十七頁。（中文譯文在《紅樓夢研究集刊》第十四輯上發表。）

〔八〕《祖國紀事》，第二十六冊，一八四三年，雜篇，第二十四至三十一頁。

〔九〕有關B·庫爾梁德采夫的情況，我們所知不多，僅知他一八三〇年隨第十一屆傳教團去北京，沒過兩年（一八三二年）就稱病回國，估計是與傳教團團長莫拉切維奇不和。

列寧格勒中央國立歷史檔案館的文件披露，一八二九年六月六日亞洲司司長在給聖彼得堡學區督學的一封信中說，一八三〇年前往北京的俄國傳教團中擬包括五名學生，其使命是「認真學習漢、滿、蒙語」。這位亞洲司司長告稱，已有四位人選，請聖彼得堡學區督學再物色一位有竭誠獻身精神，願在太平盛世的中國京城從事十年科學研究以報效祖國的青年。聖彼得堡大學歷史語言系二年級學生B·庫爾梁德采夫得知這消息後，便呈請作為一名學生加入傳教團。

И·庫爾梁德采夫曾在聖彼得堡大學學習近東語言，他是語言專家С·Г·格列費（一七八〇—一八五一）的學生，也是著名作家兼近東語言大師О·И·先科夫斯基（一八〇〇—一八五八）的學生。先科夫斯基告訴學區督學，「他發現這個學生（即庫爾梁德采夫）的語言才能非同一般。他學習東方語不足三年，就在阿拉伯語和波斯語方面取得了顯赫的成績，不久前，他已開始攻讀土耳其語。他還通曉拉丁文和法文。就歷史語言系各門功課的成績而言，他都是出類拔萃的」。

〔十〕《俄羅斯導報》，莫斯科，一八五七年，第十一集三百四十一頁。該文一年前（一八五六）曾兩次在聖彼得堡譯成法文，後來又在巴黎轉載過。

〔十一〕參見《外國文學》，一九六四年第八期，第二百五十三至二百五十五頁。

〔十二〕И·И·孟列夫和В·И·李福清《前所未聞的〈紅樓夢〉鈔本》，載《亞非人民》雜誌，一九六四年第五期，第一頁至一百二十八頁。

〔十三〕О·И·菲什曼：《中國諷刺小說（啟蒙時代）》，莫斯科，一九六六年，第五十八頁。

〔十四〕林林：《曹雪芹和他的小說〈紅樓夢〉》，第十九頁。

〔十五〕И·斯喬夫：《曹雪芹〈紅樓夢〉中的文物和人名的傳統象徵意義》。見《世界文學中的啟蒙問題》，莫斯科，一九七〇年，第二百六十一至二百六十六頁。又見И·斯喬夫和В·斯喬夫父子合著的《中國服飾及其象徵、歷史、文學藝術中的應用》，莫斯科，一九七五年，第八十一至八十九頁。

〔十六〕從一九二九年起稱為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從一九五二年起稱為亞洲研究所鈔本部，從一九五六年起稱為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

〔十七〕在此我們感謝С·雅洪托夫，他幫助我們確定鈔本抄寫人的方言。在揚州，這兩個字都發[ʃi]。見《漢語方言字匯》。文字改革出版社，一九六二年，第四十四頁；《漢語方言詞匯》，文字改革出版社，一九六四年，第四百十

一頁。

〔十八〕參見龐英：《列寧格勒藏鈔本〈石頭記〉第六十七回考析》，《上海師範學院學報》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十九〕參見馮其庸研究《紅樓夢》版本的專著《論庚辰本》，上海文藝出版社，一九七八年。

〔二十〕見注〔一二〕。

〔二十一〕載於《大安》，一九六五年第六期。

〔二十二〕載於《明清文學語言研究會會報》，一九六五年第七期。標題《〈紅樓夢〉の知ろれさ——寫本》。

〔二十三〕潘重規：《紅學六十年》，《讀列寧格勒〈紅樓夢〉記》。以上兩文均見《紅樓夢研究專刊》第十一輯，一九七四年香港新亞研究所出版。《列寧格勒藏鈔本紅樓夢考索》，見《首屆國際紅樓夢研究會論文集》，周策縱編，香港中文大學出版。

中文大學出版。

〔二十四〕陳慶浩：《新編〈石頭記〉脂硯齋評語輯校》，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七九年。《列藏本〈石頭記〉初探》，見《中國古典小說研究專集》一，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一九七九年。

〔二十五〕龐英的文章，用俄文寫的有：（一）《關於列寧格勒藏鈔本〈紅樓夢〉》，載《遠東文學研究理論的問題》，莫斯科，一九七四年。（二）《關於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所藏〈紅樓夢〉稿本》，同上，一九七七年。（三）

《論〈紅樓夢〉作者和原本回數》，載《東方學·語文學研究》第八輯，列寧格勒，一九八一年。（四）《列藏本〈紅樓夢〉第一回文章剖析》，載《遠東文學研究理論的問題》，莫斯科，一九八二年。以上第二、三篇已譯成中文，載

南京師範學院《文學資料簡報》，一九八二年一百二十二、一百二十四期。用中文發表的文章有：（一）《關於蘇聯

列寧格勒藏鈔本〈石頭記〉的兩封來信》，《上海師範學院學報》一九八二年第三期。（二）《列寧格勒藏鈔本〈石頭記〉第六十四回考析》，同上。（三）《列寧格勒藏鈔本〈石頭記〉第六十七回考析》，同上，一九八三年第四期。

〔二十六〕胡文彬、周雷編，《紅學世界》，北京出版社，一九八四年。

編者注：

一九八六年，經過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和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的專家共同整理，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了俄藏鈔本《石頭記》，И·И·孟列夫和Ю·П·李福清兩位教授合寫的《列寧格勒藏鈔本（石頭記）的發現及其意義》一文正是為當時的影印所作的序。此次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影印出版俄藏鈔本《石頭記》，彌補了初次出版時遺漏的內容，為紅學研究提供了一個全新的高品質範本，在徵得相關人士同意後，在出版時仍將И·И·孟列夫和Ю·П·李福清兩位教授合寫的序置於書前，但在個別字詞上略有改動。

總目錄

第一冊

《石頭記》古鈔本彙編》序	馮其庸	一
序 波波娃(И. Ф. Попова)	……	五
列寧格勒藏鈔本《石頭記》的發現及其意義	孟列夫(Л. Н. Мелиников)	一三
	李福清(Б. Л. Рафтин)	……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一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五一
第三回 託內兄如海酬訓教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九五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一五三
第七回 尤氏女獨請王熙鳳	賈寶玉初會秦鯨卿	一九三
第八回 薛寶釵小宴梨香院	賈寶玉逞醉絳雲軒	二四三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人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二八七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三二二
第十一回	慶生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三五七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三九七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四二五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四六一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鰻頭庵	四九九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天逝黃泉路	五三三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五八三
第十八回	□□□□□□□□	□□□□□□□□	六三三

第二冊

第十九回	情切切良宵花解語	意綿綿靜日玉生香	六八九
第二十回	王熙鳳正言彈妒意	林黛玉悄語謔嬌音	七五一
第二十一回	賢襲人嬌嗔箴寶玉	俏平兒軟語救賈璉	七八七
第二十二回	聽曲文寶玉悟禪機	製燈謎賈政悲讖語	八二五
第二十三回	西廂記妙詞通戲言	牡丹亭艷曲警芳心	八六七

第二十四回	醉金剛輕財尚義俠	癡女兒遺帕染相思	九〇五
第二十五回	魔魔法叔嫂逢五鬼	通靈玉蒙蔽遇雙仙	九五九
第二十六回	蘅蕪院設言傳密語	瀟湘館春困發幽情	一〇一三
第二十七回	滴翠亭楊妃戲彩蝶	埋香塚飛燕泣殘紅	一〇六一
第二十八回	蔣玉菡情贈茜香羅	薛寶釵羞籠紅麝串	一一〇五
第二十九回	享福人福深還禱福	癡情女情重愈斟情	一一六九
第三十回	寶釵借扇機帶雙敲	椿靈割菑癡及局外	一二二五
第三十一回	撕扇子作千金一笑	因麒麟伏白首雙星	一二六三
第三十二回	訴肺腑心迷活寶玉	含恥辱情烈死金釧	一三一—
第三十三回	手足耽耽小動唇舌	不肖種種大承笞撻	一三五—

第三册

第三十四回	情中情因情感妹妹	錯裡錯以錯勸哥哥	一三八三
第三十五回	白玉釧親嘗蓮葉羹	黃金鶯俏結梅花絡	一四三一
第三十六回	繡鴛鴦夢兆絳芸軒	識定分情悟梨香院	一四八三
第三十七回	秋爽齋偶結海棠社	蘅蕪苑夜擬菊花題	一五二九

第三十八回	林瀟湘魁奪菊花詩	薛蘅蕪諷和螃蟹韻	一五八九
第三十九回	村姥姥是信口開河	情哥哥偏尋根究底	一六二七
第四十回	史太君兩宴大觀園	金鴛鴦三宣牙牌令	一六六九
第四十一回	櫳翠庵茶品梅花雪	怡紅院劫遇母蝗蟲	一七二九
第四十二回	蘅蕪君蘭言解疑癖	瀟湘子雅謔補餘香	一七六三
第四十三回	閒取樂偶攢金慶壽	不了情暫撮土爲香	一八〇一
第四十四回	變生不測鳳姐潑醋	喜出望外平兒理粧	一八三五
第四十五回	金蘭契互剖金蘭語	風雨夕悶製風雨詞	一八六九
第四十六回	尷尬人難免尷尬事	鴛鴦女誓卻鴛鴦偶	一九〇九
第四十七回	馱霸王調情遭苦打	冷郎君懼禍走他鄉	一九六三
第四十八回	濫情人情誤思遊藝	慕雅女雅集苦吟詩	二〇一一
第四十九回	琉璃世界白雪紅梅	脂粉香娃割腥啖膾	二〇五五
第四册			
第五十回	蘆雪廬爭聯即景詩	暖香塢創製春燈謎	二〇九五
第五十一回	薛小妹新編懷古詩	胡庸醫亂用虎狼藥	二一三九

第五十二回	俏平兒情掩蝦鬚蠟	勇晴雯病補雀金裘	二一七五
第五十三回	寧國府除夕祭宗祀	榮國府元宵開夜宴	二二二七
第五十四回	史太君破陳腐舊套	王熙鳳效戲彩班衣	二二八一
第五十五回	辱親女愚妾爭閒氣	欺幼主刁奴蓄險心	二三三五
第五十六回	賈探春興利除宿弊	薛寶釵小惠全大體	二三八七
第五十七回	慧紫鵲情辭試寶玉	薛姨媽愛語慰癡顰	二四四三
第五十八回	杏子陰假鳳泣虛凰	茜紗窗真情揆癡理	二四九九
第五十九回	柳葉渚邊嗔鶯咤燕	絳芸軒裡召將飛符	二五四五
第六十回	茉莉粉替去薔薇硝	玫瑰露引出茯苓霜	二五七九
第六十一回	投鼠忌器寶玉認賊	判冤斷獄平兒行權	二六二七
第六十二回	憨湘雲醉眠芍藥裯	獸香菱情解石榴裙	二六六三
第六十三回	壽怡紅羣芳開夜宴	死金丹獨艷理親喪	二七二五

第五冊

第六十四回	幽淑女悲題五美吟	浪蕩子情遺九龍珮	二七七七
第六十五回	賈二舍偷娶尤二姨	尤三姐思嫁柳三郎	二八二九

- | | | | |
|-------|----------|----------|------|
| 第六十六回 | 情小妹恥情歸地府 | 冷二郎一冷人空門 | 二八六三 |
| 第六十七回 | 餽土物顰卿念故里 | 訊家童鳳姐蓄陰謀 | 二八八九 |
| 第六十八回 | 苦尤娘賺人大觀園 | 酸鳳姐大鬧寧國府 | 二九五九 |
| 第六十九回 | 弄小巧用借劍殺人 | 覺大限吞生金自逝 | 三〇〇一 |
| 第七十回 | 林黛玉重建桃花社 | 史湘雲偶填柳絮詞 | 三〇三九 |
| 第七十一回 | 嫌隙人有心生嫌隙 | 鴛鴦女無意遇鴛鴦 | 三〇七三 |
| 第七十二回 | 王熙鳳倚強羞說病 | 來旺婦倚勢霸成親 | 三一二一 |
| 第七十三回 | 癡丫頭誤拾繡香囊 | 懦小姐不問釁金鳳 | 三一五九 |
| 第七十四回 | 惑奸諂抄揀大觀園 | 矢孤介杜絕寧國府 | 三一九九 |
| 第七十五回 | 開夜宴異事發悲音 | 賞中秋新詞得佳兆 | 三二五九 |
| 第七十六回 | 凸碧堂品笛感淒涼 | 凹晶館聯詩悲寂寞 | 三三〇五 |
| 第七十七回 | 俏丫環抱屈天風流 | 美優伶斬情歸水月 | 三三四三 |
| 第七十八回 | 老學士閒徵婉孌詞 | 癡公子杜撰芙蓉誄 | 三三九三 |
| 第七十九回 | 薛文龍悔娶河東獅 | 賈迎春誤嫁中山狼 | 三四四九 |

第一冊目錄

《石頭記》古鈔本彙編》序 馮其庸 …………… 一

序 波波娃(И·Ф·Попова) …………… 五

列寧格勒藏鈔本《石頭記》的發現及其意義 孟列夫(Л·Н·Меншиков) 李福清(Б·Л·Падриш) …… 一三

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 一

第二回 賈夫人仙逝揚州城 冷子興演說榮國府 …………… 五一

第三回 託內兄如海酬訓教 接外孫賈母惜孤女 …………… 九五

第四回 薄命女偏逢薄命郎 葫蘆僧亂判葫蘆案 …………… 一五三

第七回 尤氏女獨請王熙鳳 賈寶玉初會秦鯨卿 …………… 一九三

第八回 薛寶釵小宴梨香院 賈寶玉逞醉絳雲軒 …………… 二四三

第九回 戀風流情友人家塾 起嫌疑頑童鬧學堂 …………… 二八七

第十回 金寡婦貪利權受辱 張太醫論病細窮源 …………… 三二三

第十一回	慶生辰寧府排家宴	見熙鳳賈瑞起淫心	三五七
第十二回	王熙鳳毒設相思局	賈天祥正照風月鑑	三九七
第十三回	秦可卿死封龍禁尉	王熙鳳協理寧國府	四二五
第十四回	林如海捐館揚州城	賈寶玉路謁北靜王	四六一
第十五回	王鳳姐弄權鐵檻寺	秦鯨卿得趣饅頭庵	四九九
第十六回	賈元春才選鳳藻宮	秦鯨卿夭逝黃泉路	五三三
第十七回	大觀園試才題對額	榮國府歸省慶元宵	五八三
第十八回			六三三